

中日韩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问题

ZHONGRIHAN RENKOU LAOLINGHUA YU LAONIANREN WENTI

王伟 ◎ 主编

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丛书



中日韩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问题

ZHONGRIHAN RENKOU LAOLINGHUA YU LAONIANREN WENTI

王伟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日韩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问题 / 王伟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 - 7 - 5161 - 4132 - 8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人口老龄化—对比研究—中国、
日本、韩国—文集 IV. ①C924. 24 - 53 ②C924. 313. 4 - 53
③C924. 312. 6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672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林
特约编辑 张冬梅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346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李 薇
编委会 李 薇 王 伟 崔世广
胡 澄 张建立

总序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计划”日本社会文化学科的系列成果。

“重点学科建设计划”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往实施的“重点学科建设工程”的基础上制订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持基本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着力进行结构调整”；“促进研究所根据学科发展特点，合理配置资源；加强科研队伍建设，鼓励学者潜心研究，注重学术积累；创造优良环境和条件，促进青年学者成长”。2009年，日本研究所日本社会文化学科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审查，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计划的重点学科。这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日本研究所等各级机构对日本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视，对日本社会文化学科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后，日本社会文化学科将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契机，努力致力于构筑中国特色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创新体系。

众所周知，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水平不断提高，成果不断增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值得肯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仍存在着研究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有深度的精品研究成果不多，整体研究水平不高，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力不够大等问题，还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社会文化发展和学科发展的需要。

例如，随着中日两国交往的加深，我国广大民众对日本问题的关心、对日本文化的兴趣持续升温，各种关于日本的信息充斥媒体，其中当然也夹杂着不少误解与偏见。但是，我们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未必很好地回应了民众这种了解日本的需要，半个世纪以前的《菊与刀》、《日本论》等

著作近年来仍在不断出版刊行就是一个明证。另外，随着漫画、动画、游戏等为代表的日本大众文化的流行，日本大众文化受到全世界特别是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但是，日本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原动力在哪里，其与日本的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我们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也并没有给出及时而合理的解释。再者，尽管日本经济以及日本国家的整体影响力在下降，但日本毕竟是一个成熟社会，其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借鉴与反思，其文化战略对日本的未来发展也具有深远意义，但我们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也未必对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给出了满意的回答。为改变这种状况，十分有必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日本社会文化学科创新体系。

构筑中国特色的日本社会文化学科创新体系，首先需要了解本学科发展的历史、现状和问题。因此，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进行梳理，以搞清我们过去做了什么，有着怎样的问题意识，主要使用了什么研究方法，形成了什么研究优势，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等。即通过引入“学问的学问”、“研究的研究”的方法，促成今天的学问与过去的学问之间的对话，搞清不同时代的研究视点的差异，在理解这种差异的背景和意义的同时，努力发掘出在今天仍行之有效研究方法，以资建立科学的日本社会文化学科创新体系。

要构筑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创新体系，还必须打破以往研究的封闭性，追求开放性的研究。应该承认，从整体上来讲，中国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存在着很明显的封闭性倾向。不仅与其他学科之间、与国外学术界之间的交流意识不强、渠道不够多，就是日本社会文化研究界内部的交流机制也不够健全和通畅。对内、对外交流的不足，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带来了研究的狭隘性，阻碍了日本社会文化学科的创新和发展。因此，我们将把重点学科建设作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提倡学科内外、国内外的交流与对话，通过举办讲座、讲演、小型座谈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开展共同研究等，建立对内、对外开放的“学问间的对话”机制。目的是通过与国内外学术界开展双向及多向的交流，借鉴来自不同学科、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视点和研究方法，构筑对内对外开放的、通用于世界学术界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创新体系。

构筑中国特色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创新体系，关键是要进行理论方法的创新、研究体系的创新和研究成果的创新。第一，我们将秉承以往的风格和传统，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需要，把日本社会文化放在世界的视

野、亚洲的视野中进行考察，注重长期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在总结和借鉴前人、他人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提出和创建中国人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第二，开展系统的、体系性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日本社会文化是一个体系、一个系统，有着统一的内在原理；其又由若干侧面和层面所构成，有着具体性、重层性。我们将依据研究对象的特点，按照学科布局和规划，重新集结和调整研究力量，注重和加强对日本社会文化的体系性研究。即从日本社会文化的整体着眼，重视各个部分的内在联系，通过对各个部分的深入研究，形成对日本社会文化全面而客观的认识。第三，努力推出精品研究成果。理论方法的创新和研究体系的创新，最终要体现在研究成果的创新上。我们要通过研究室和研究人员的学科定位，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并积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促进优秀研究成果的问世，以创新性研究成果回应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和学术发展的需要。

为了实现构筑日本社会文化创新体系的目标，我们还在研究体制上作出了调整，即在日本社会文化学科的框架下面，成立了日本社会研究室和日本文化研究室。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是有着紧密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两个领域。为了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深化我们的研究，我们作出了上面的决定。日本社会研究室的主要研究方向是：（1）日本社会体系的研究，即对日本社会整体运行机制等进行研究；（2）日本社会问题的研究，即对日本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及其原因进行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有：日本的社会结构、大众媒体、社会行为、社会分层、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与社会运动、社会政策、社会思潮、社会问题等。今后，日本社会研究将按照偏重于应用性研究，兼顾基础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的方针进行研究。日本文化研究室的主要研究方向是：（1）日本文化特性的研究，即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及特征等进行研究；（2）日本文化诸侧面的研究，即研究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人格形成、心理特征等。主要研究领域有：日本文化的特性、哲学思想、道德伦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国民性格、政治文化、企业文化、大众文化、对外文化交流等。今后，日本文化研究将按照偏重于基础性、理论性研究，兼顾应用性、对策性研究的方针展开研究。我们相信，这样的学术分工和定位，有利于推进我们的研究，实现构筑日本社会文化创新体系的目标。

出版“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丛书”，是日本社会文化重点学科建设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套丛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研究系列，主要反映日本社会文化学科成员的研究成果；一部分是论文集系列，主要反映学科综述、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成果。这套丛书的每一部，都经过编委会的严格审查。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对中国日本社会文化研究的发展尽到我们的一份责任和力量。

中国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任重而道远。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学科，日本社会文化学科担负着更沉重的责任。我们将与学界同仁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日本社会文化学科的发展。我们坚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将获得更大的繁荣和进步。

丛书编委会

2010年8月22日

前　　言

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各国关注的世界性问题。中日韩三国虽然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但都面临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共同挑战。人口结构的变化给三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如何克服人口结构变化的负面影响，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三国需要解决的共同课题。中日韩三国互为近邻，有着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应对人口问题方面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上共同探讨、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探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和途径。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邀请中日韩三国专家、学者于2011年9月23—24日在北京举办了题为“中日韩人口问题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山东工商学院、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经济大学、日本佛教大学、韩国国立保健社会研究院、韩国京畿大学、韩国庆南大学等学术机构的代表及与会人员共40余人参加了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中日韩三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和面临的课题、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老年人面临的赡养、孤独、贫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为展示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成果，也为使更多的人关注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我们决定出版这部题为《中日韩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问题》的论文集。论文集共收录16篇会议论文，其中部分论文又经作者修改，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数据。这部论文集针对中日韩三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少子化成因、老年人贫困、老年人就业、老年人赡养、老年人生活状

况等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大家通过阅读这部论文集，可以了解日本、韩国老龄化过程和趋势，加深对我国人口问题的认识，可以了解到中日韩三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些共性和面临的课题。日本在人口老龄化方面是名副其实的“先进国家”，1970年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率占总人口的7%，从而步入老龄化社会行列，截止到2012年10月，老年人口比率占24.1%。韩国和中国都是在200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率占总人口的7%，也进入老龄化社会，比日本晚了30年。截至2010年韩国老年人率为11%，中国为8.87%，远低于日本。就目前而言，日本已为超老龄社会，韩国、中国为老龄化社会。但根据预测，韩国在2026年、中国在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率分别占20%和22%，相继成为超老龄社会。老龄化速度发展快是三国的共同特点。中国和日本由老龄化社会进入到超老龄社会的速度大体相当，而韩国则更快。三国的另外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低生育率引起的少子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巨大。日本已从“第一次人口转换”（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换）进入“第二次人口转换”（由于过低的生育率进入人口减少时期）。韩国、中国目前仍然处于“第一次人口转换”阶段，但如果少子老龄化持续发展，终将与日本一样迎来“第二次人口转换”。

虽然中日韩三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同，人口结构变化阶段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程度各异，但人口老龄化给三国带来了老年人赡养、老年人医疗、老年人护理、老年人就业、福利服务等一系列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文化传统相近的中日韩三国完全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制定和完善符合各自国情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政策，共同探讨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对策。

论文集中的一些论文，是建立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在把握第一手资料的同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运用恰当的理论和分析模型对所研究的问题得出结论。还有的论文为研究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让人感到耳目一新。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无疑可以加强三国学者间的研究借鉴，有益于人口老龄化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论文集所收论文由中日韩三国学者提供，日本和韩国学者的论文由中方学者翻译成中文。在翻译过程中，除对个别词句在不影响论文原意的前提下略做技术处理之外，保持了论文的原有风格。由于有的论文专业性较

强，或许阅读起来不十分通畅，还请读者谅解。错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学术研讨会两年之后，终于完成了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比预想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在此向论文执笔者及读者深表歉意。

本论文集被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丛书”出版，并得到了日本研究所日本社会文化重点学科提供的出版经费，在此表示感谢。同时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特别对编辑付出的辛劳表示由衷的谢意。

编　　者

2013年9月

目 录

东亚的低出生率及老龄化问题

-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之比较 铃木透(1)
韩国人口趋势及老龄化对策 鲜于慤(18)
韩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及其课题 金智美(34)
中日人口结构变化及面临的课题 王伟(48)

东亚的男女同居及其人口学意义 小島宏(61)

- 日本老年人雇佣促进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田香兰(103)
日本“内源性老龄共同体”的可能性

——对老年“利他行为”以及职业经历、职业能力的分析 前田信彦(117)

从文化角度看东亚的老年人自杀 朴光骏(139)

中国农村地区的老人贫困

——一项基于四省农村调查的实证研究 冯文猛(152)

关于残疾人作为弱势群体被排挤的社会问题

——以进入少子老龄化时代的韩国为中心 赵源逸(174)

城市老年人的孤独问题与人际关系

——基于东京都三鹰市井之头社区的事例调查 林鲜明(188)

日本复合型养老设施与代际交流 奥山正司(212)

中日两国人口老龄化及其居家养老服务的比较分析 丁英顺(246)

中国老年人口现状及其养老服务探索 王桥(259)

2 中日韩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问题

“未富先老”与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模式的选择 王新梅(283)
代际抚养的路径依赖

——日本人口结构影响下的养老金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 权 彤(302)

东亚的低出生率及老龄化问题*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之比较

[日] 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
人口结构研究部部长 铃木透

一 东亚的低出生率、高龄化问题

现在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属于世界最低水平。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等地区和城市国家的人口生育力低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令人关注的是，韩国、中国台湾这种拥有数千万人口、并具有农村地区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也非常低。图 1 显示的是 1980 年以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总和生育率 (TFR, Total Fertility Rate)。韩国和中国台湾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达到了人口置换水平 (2.1 前后)，在 80 年代后期有几年人口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但是，如图所示，20 世纪 90 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生育率一直比日本高，即使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没有看到人口出生率有显著下降的情况，而且在 2000 年出现了小规模的“千年期生育高潮”。

* 本文内容只是笔者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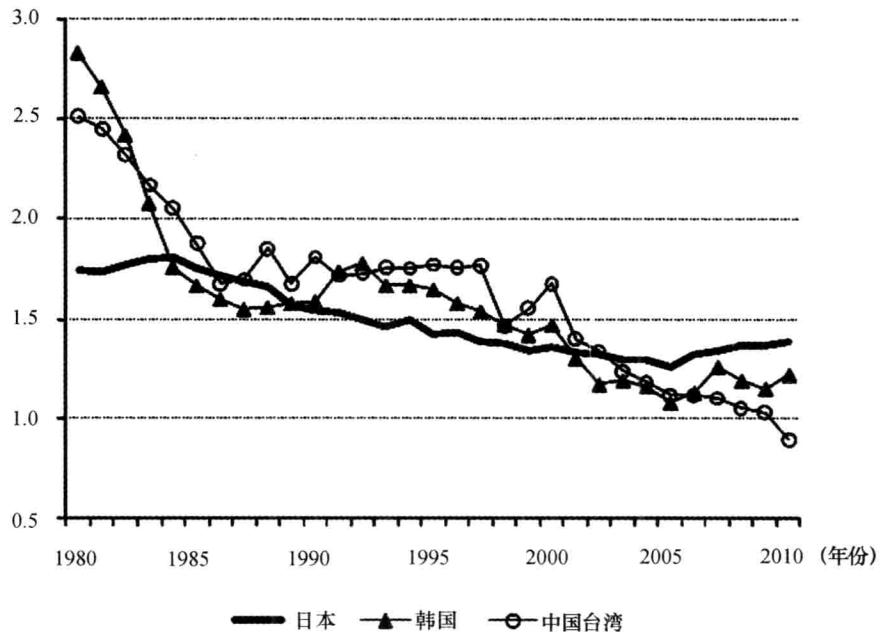


图1 合计出生率

进入21世纪后，20世纪90年代曾在南欧、东欧和原苏联圈中出现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超低生育水平（lowest – low fertility, Kohler et al., 2002）也扩展到了东亚。首先出现这种情况的是韩国，韩国在2001年总和生育率为1.30，早早地达到了超低生育水平。紧接着2003年中国台湾（1.24）和日本（1.29）也达到了这一水平。如图所示，日本出生率的变动相比韩国和中国台湾要缓慢，最低点一直停留在2005年的1.26，2006年为1.32，此后迅速地从超低生育水平上摆脱出来。与之相比，韩国和中国台湾即使到了2010年仍然一直停留在超低生育水平上。韩国2005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08，出生率低得惊人。此后，韩国的出生率也出现了恢复的迹象。然而，中国台湾的总和生育率则一直持续低下，2010年为0.90，如此低的出生率真是让人担心。根据约书亚·戈尔兹坦（Goldstein, Joshua R.）等人所著的《超低生育率结束了吗？》（2009）一书所载，中国香港2003年总和生育率为0.90，原东德1994年的总和生育率为0.77，北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州1987年的总和生育率为0.93。而包含农村地区的中国台湾的总

和生育率则低于 1.0，这在中国台湾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表 1 是 2009 年 OECD 成员国及中国台湾地区总和生育率的比较。正如彼得·麦克唐纳（McDonald, Peter, 2005）所指出的文化上的差距直到现在依然发挥作用，除了德语圈，西欧、北欧和英语圈的发达国家全都维持在 1.5 以上的水平。总和生育率低于 1.5 的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分布在德语圈、南欧、东欧、原苏联圈以及东亚地区。韩国、中国台湾以外的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几乎都从 1.3 以下的极低生育率中摆脱出来（Goldstein et al., 2009）。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以及希腊都已经恢复到 1.5 的水平线上，如果今后这种趋势还能继续的话，文化上的差距也会变得越来越小。

表 1 发达国家及地区的总和生育率（2009 年）

国家及地区	TFR	国家及地区	TFR
冰岛	2.22	保加利亚	1.48
新西兰	2.14	克罗地亚	1.47
爱尔兰	2.07	立陶宛	1.47
美国	2.01	塞浦路斯	1.46
法国	1.99	拉脱维亚	1.44
挪威	1.98	马耳他	1.43
瑞典	1.94	斯洛伐克	1.41
英国	1.94	意大利	1.41
澳大利亚	1.90	西班牙	1.40
芬兰	1.86	波兰	1.40
丹麦	1.84	奥地利	1.39
比利时	1.83	日本	1.37
荷兰	1.79	德国	1.36
加拿大	1.66	罗马尼亚	1.35
爱沙尼亚	1.63	匈牙利	1.33
卢森堡	1.59	葡萄牙	1.32
斯洛文尼亚	1.53	韩国	1.15
希腊	1.53	中国台湾	1.03
瑞士	1.50		
捷克	1.49		

资料来源：OECD Family Database.

东亚出生率的急速降低，归根结底最终会导致急速的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低出生率，而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低死亡率，认为原因归于低死亡率是误解。在人口学上，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人口增长率的低下和寿命的延长（Lee, 1994）。前者被称为增长率效应（rate of growth effect），人口增长率低，年轻同期群的增量少，就会导致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后者被称为生命周期效应（life cycle effect），因为每个人寿命延长了，人口整体的年龄结构也会出现老龄化。出生率低下会降低人口增长率，而增长率效应会导致人口老龄化。然而，死亡率低下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生命周期效应（life cycle effect）会促进人口老龄化，而另一方面正相反，死亡率低下会提高人口增长率，从而抑制老龄化。如果死亡率低下在整个年龄段都均等地出现的话，上述两种效应会正好均衡，死亡率下降大概就不会引起年龄结构的变化（Keyfitz and Caswell, 2005, 第140—141页）。实际上，如果平均寿命达到60—70岁，婴幼儿死亡率低下几乎就不是什么问题，死亡率低下主要发生在高龄者群体中，这个时候死亡率低下会促进人口老龄化，然而其效应常常为增加效应所抵消，效应是有限的。

表2 中位年龄高的国家和地区

2010年			2050年		
顺序	国家和地区	中位年龄	顺序	国家和地区	中位年龄
1	日本	44.7	1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53.2
2	德国	44.3	2	日本	52.3
3	意大利	43.2	3	葡萄牙	52.1
4	海峡群岛	42.6	4	古巴	52.0
5	芬兰	42.0	5	韩国	51.8
6	中国香港	41.8	6	中国澳门	51.6
7	奥地利	41.8	7	新加坡	51.4
8	斯洛文尼亚	41.7	8	荷属安的列斯	51.3
9	保加利亚	41.6	9	中国香港	50.7
10	克罗地亚	41.5	10	马耳他	50.6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0 Revision.